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丛书



《古文笔法》评述

陶学良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古文笔法》评述 一书，是对清中叶文艺理论家李云程所著《古文笔法》的校勘评述。李氏《古文笔法》是中国八股文写作的入门书，曾在200多年间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本书在对原书认真校勘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眼光，对李氏写作理论、鉴赏理论等，作出了新的评说，肯定了其现代意义。由于李云程系红河州石屏本土著名学者，本书的出版对宣传红河文化有所裨益。本书特别肯定李氏的散文、议论文二十格的独创贡献，亦可作大中学教学的参考书。

ISBN 7-222-04569-4



ISBN 7-222-04569-4

定价：28.00元

《古文笔法》评述

陶学良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笔法》评述 / 陶学良编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2-04569-4

I. 古... II. 陶... III. ①古典散文—鉴赏—中国
②古文笔法—研究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5)第 128551 号

责任编辑: 诗 恩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古文笔法》评述
作 者	陶学良 编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 @ prblic.km.yn.cn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民族学院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569-4
定 价	28.00 元

序：《古文笔法》的现代意义

杜东枝

陶学良教授编著的《〈古文笔法〉评述》一书，是云南彝族文章学家李云程的《古文笔法》一书的新校勘本，是对此书作进一步深入全面的再评论的学术著作。

李云程是 18 世纪乾隆甲戌年（1754）的进士，他的《古文笔法》一书以精选百篇历代优秀古文为基础，从写作方法上将它们概括为二十格（诸如“对偶格”、“就题生情格”、“雄伟格”、“小中见大格”、“旷达格”、“论文格”……等等）细细点评、眉批、论说，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青年学子从中吸取精神营养并借鉴其写作手法，以便作好“时文”（八

股文)，及早中举登科。由于选文精当，评鉴精到，十分切合实用，故而自 1764 年首次刻印以来，翻刻不断，几乎流行全国，受到包括云南唯一的状元袁嘉谷在内的诸多名人的赞誉。这一切，学良在《前言》中多有介绍，此不再赘。

那么，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已消亡一个多世纪，人们再也不写老八股文的今天，再来研究和出版这一著作还有什么意义呢？答曰：此书所论的作文方法和某些理论观点远远超出了如何写八股文的狭窄范围，它作为某种写作学（主要是论说文、记叙文、杂文……），既有文艺学上的价值，在方法论上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就是说，《古文笔法》还有现代意义，更不用说它所选的历代百篇古文，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永恒价值了。李云程的评鉴是必须在细心阅读这些古文本（text）的基础上才能领悟的；当然，读者此外尚有广阔的自主的解释学空间，这对于提高文学乃至文化修养和写作技巧都大有裨益；特别对在现代化浪潮中只热衷影视和文化快餐的部分青少年来说，不啻是一服古朴的清凉剂和滋补药；即使写作方面的行家里手乃至某些专业作家，也是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和得到启示的。——由此也可推知，八股文固然无用，但要写好它却也不容易，这除了要烂熟四书五经，饱览子史之外，还得学会写出一篇在技巧、词章和声调上都极有讲究的文章的本领，

这是要下苦工夫并有较高智商才行的。但这终归十分可惜，因为这种高级的文字游戏毕竟禁锢思想、浪费人才、无补实事。它终于在 100 年前被废止了。但《古文笔法》却因其自身价值而流传下来。

《古文笔法》对文章作法的细密分析虽不免繁琐之处，但其可贵的超“时文”意义经学良比对校勘特别是所进行的新评论而更加醒豁。在这方面，我们感觉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笔法》作为“写作理论、鉴赏理论”的论述，二是他对《笔法》的具体笔法与写作方法以及风格理论的剖析。

首先看《古文笔法》作为“写作理论和鉴赏理论”。学良从四个方面中以概括，即不论鉴赏或作文，都一要知人论世；二要弄懂全文的脉络结构；三要立意好，切题妙；四要多读典范作品并得其神髓。关于一、二、四点，是大家都明白的鉴赏和写作要诀，学良亦论之颇详，这里就不再多说，着重看一看他对立意和切题的论析。

学良突出了李云程强调“立意”、“立骨”、“立胎”的重要性，并举欧阳修《醉翁亭记》和刘禹锡的《陋室铭》为例，分别说明被贬官后的欧阳修在文中所表现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一片行乐，无半点不平之气”的自然自在的心境以及刘禹锡“惟吾德馨”而使陋室生辉的高尚情操。确实，对于论说文、记叙文之类，“立意”或现在说的与境

界、情怀相关主旨、中心乃是这类文章的命脉，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把握这一点，尤为重要。至于结构、波澜、小中见大、无中生有、议论理趣、或刚或柔等诸多形式、技巧，不仅对于初学者，而且对于写文章者乃至专业文学工作者，都是需要十分娴熟才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良称《古文笔法》是“一本通俗性的大众化的文艺鉴赏理论，是一部系统的写作理论”，可谓确评。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再简单机械的用“立意”或主旨鲜明来衡量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小说和诗歌了——它们往往是象征性的，意识流的，甚至是有意荒诞的，其作品意象繁复朦胧，寓意深邃，意义多重，并无传统小说和古文的鲜明主题与严密结构。但不论如何，只要是写给人看的文字，它们总还是各有其主要的、基本意向的。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里我们已是“借题发挥”了。其实，这也正是作文的普遍方法之一。学良在书中特别引述的李云程的下面这段话正是此意，其中在论及与立意有关的“切题”时说道：

“吾读古文，断无不切题者。切题意者多矣，其他或切人、切事、切时、切地。其议论，必有一生根处，从无泛泛为之，处处可移，成泛套者。”“吾读古文，亦无死抱题目，题外无余情者。盖切身入题中，自然透辟，活则置身题之外，又极超脱也。”“吾读古

文，最爱其空浑处，空则包一切题，固在中而中止，题在中也。”

这是一段很有见地的精彩议论。文章总须切题，但一切问题、话题、主题，是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其中的，这是由人的主体性、生活的丰富性、事物的时代性以及相互间联系的复杂性与可变性所决定的。因此，无论什么题目，也无论陶潜、李白，或韩、柳、欧、苏等唐宋明清之古文家，都是永远也说不完的，爱与死的主题也是永恒而历久弥新的话题。当然，话也要会说、说得好才行。这其中，自然就不能只“死抱题目”、“死于句下”，而必须把文章写“活”，不但言之有物，且新意迭出，做到有蕴含，“有余情”即余味无穷方为上乘！而李云程所“最爱”的“空浑”（冲淡与雄浑）大概就是他在《笔法》中所赞赏的旷达、感慨、正大、雄奇及无中生有等的风格特征吧？从这里也可看出，想为濒危的八股文注入新生命的李进士，他论古文的心法与传统的诗论文论乃是一脉相通的，其精髓大概仍不出阴阳刚柔、儒道互补的根本理路吧？

学良对李云程《古文笔法》的具体笔法、写作方法和风格理论也作了十分认真的评论，这在本书中论述最为详细，读者一看便可了然，我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略加评说。

首先，学良指出了李云程《古文笔法》一书“打

破了按文体分类的模式”，而“别出心裁，按笔法来结构本书”，这是一个创新。李云程把百篇古文分为二十格，即二十种写作方法，并逐篇扼要评点其要点和奥妙之处，的确可启人思路。学良再加分析概括，更觉益人神智也，如“小中见大格”中评刘因《读药书漫记》一文时，摘引刘文“天将降乱，必生弭乱之人”，因此“世故无无用之人，人固无不可处之世”，真“是个人被天地磨成，不是个人被天地磨坏”！从读一本医药书而悟出天下治乱之道和个人的历练成长的道理，真如学良所评：此文“小中见大，点水影出太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又如“论文格”中选有一篇李贽（卓吾）的《杂说》，其中说道：“《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所谓“化工”是造化之功，而“造化无功”，是“以无工为工，其工无穷”，它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天趣。“画工”者已落斧凿痕迹，往往“语尽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读之还可能引起不自然或非自由游戏的反感。学良评曰：“‘化工’与‘画工’之别，是艺术、文章、文学一流二流作品的分水岭”，又说，化工并非全无法度（否则编著《古文笔法》就纯属多余了！）而是“神明于法度，而又不拘于法度”。这既是很平实也是很辩证的文艺观。还值得一提的是，李云程的论述中赞扬李贽“亦金圣叹一流人也”，而李金二人都是因有叛逆思想而见杀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在

大家都埋头于考据之学的乾嘉时代，在作时文“导引”之类的论著时竟标榜这样的人物，也可见出云程决非三家村冬烘这究，更不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一类的“选家”，他是有理论又有思想的。在地处西南边陲之南边的云南石屏小县的彝族人民中，200多年前就诞生了这样杰出的人物，这是石屏和彝族人民的荣耀！学良是著作宏丰的彝族文化专家，本人也是彝族，如今他又把大半辈子默默无闻的李云程发掘出来，这是对彝族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又一奉献，实在可喜可贺！

学良在《前言》中说编著此书的目的有三。其三曰：“宣传李云程，也是宣传红河，这东南亚的窗口，人杰地灵……美景如画。红河的哈尼、彝族文化蕴含深厚，对李云程其人其文其事的发掘，也可为红河的旅游发展事业助一臂之力！”诚哉斯言！在此我也想“再助一臂之力”，告诉国人曰：云南省石屏小县，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和300余年的时间中，竟出了640位举人、77位进士、15位翰林、1位状元，这真是一个奇迹！^①而制造这一奇迹的大约并非石屏的井水可以直接用来点豆腐，因而饮此水者特别聪明，而是得力于它周边矿业发达较早，人们眼界较为开阔，并且历来特别重视教育的传统吧？也许这一

① 见《大观周刊》2001年10月24日廖建南等5人所撰有关石屏的专文。

点，连同上述 700 多位举人进士翰林的家风、行状、成就与奉献，都还是一个“谜”，而“谜”也是最能吸引游人的，何不让现代人多一猜猜这个古谜呢？中国现在已是旅游大国（据权威方面预测，10 年以后，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云南是旅游大省，那么红河、石屏要成为旅游大州大县，不是很可以在上述文化资源的开发上多做些文章么？不知州县当局和云程的后代乡亲们于此可有意乎？

2004 年 1 月 12 于云大中文系

前 言

由于讲授《彝族文化》的需要，我曾两次到石屏县坝心区老街龙港村，采访《古文笔法》的作者李云程的后代亲属李有生，李文荣之妻等，看到了他们保存的“科甲第”横匾，上面记载着云程三弟兄中举年月，颇为欣喜；可惜的是未访到李云程的碑文。

李云程是有真知卓见的著名彝族文艺理论家。他是清中叶进士，《古文笔法》一书，是得意之作。云南末代状元袁嘉谷先生称：“云程，家世务农，崛学力起，枕籍经史，无间寒暑，五经四书讲义，皆精研覃思……著《古文笔法百篇》（下称《笔法》）……海内翻刻无数，几乎全国通行，今（公元1936年）尚有翻印。”可见

这本适应读者之作，深得人心。

然而，正因《笔法》的广泛流传，此书的原貌，很多人不清楚，被弄得面目全非；甚至把《古文笔法》视为是黄绂麟的作品。为了还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笔者费了十余年的辛劳，作了些澄本清源工作。我们根据宏道堂藏版及瑞徵本版等五种版本，刻意清理，相校异字，更正时限之乱，以及该本之误写，补苴罅漏；审视这精辟的文章学、文学理论《古文笔法》，恢复其本来面目，以利弘扬民族文化，发扬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写作理论的优秀遗产。

云程先生的《古文笔法》，见解新颖。由于先生功底深厚，且具远见卓识，他提出的写作理论，分文章为二十格，适合青年举子之要求。且得到有识之士如杜瑞徵、何亮清、李元度、刘凤仪等诸先生的赞赏，特别黄绂麟先生的大力倡导，推广、翻印《古文笔法百篇》、《精校古文笔法百篇》，大力宣传，使李云程先生的《古文笔法》，广为传播。

李云程于竹阳振文书院，第一次刊出《古文笔法》，时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即公元1764年。尔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杜瑞徵等又再一次刊出《古文笔法》，云程的书流传了近百余年。流传中又称《古文快笔》，可见此书深符秀才的心愿。

光绪辛巳年（公元1881年）到宣统庚戌二年（公元1910年），黄绂麟二次，甚至多次石印《古文

笔法百篇》、《精校古文笔法百篇》。黄先生对《古文笔法》的推崇、宣传，其实也是为了宣染自己。但由于此书确实应适当时举子的渴求学习的心愿、要求，客观上造成《古文笔法》的广泛宣传与流播。黄先生确有不可磨灭之功德，他使该书第三次推向流传的高峰。

然而，黄绂麟先生的“书后”、“评语”部分，确实繁杂，有见地之处不多。《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八·艺文考八·滇人著述八，认为：《古文笔法百篇》四卷，“凡百篇。皆自汉魏以迄清初，脍炙人口之作。每首有眉批、旁批，后又加总批，题下解释题意，并注明撰者略历。前有自序及凡例六则，论读古文法二则，论古文宜读二则，论化古文为时文四则，读古文十五则，古今文总论一则，评选古文诗二首。云程是选，意在以古文为时文，不至流为卑靡。李元度称之，海内翻刻无数。后黄仁黼每首加以‘书后’，庸滥不足取。”也许是古人反感他的续貂或商业行为吧？

公元 1878 年黄仁黼在成都访问发现李云程的《古文笔法》，萌生再编再版此书的念头，黄以 5 个月的辛劳，于公元 1881 年编成《古文笔法百篇》，其中编选增删，几乎全凭个人爱好。有的地方作了不适当的删削，有的地方改得面目全非。他把李云程的眉批、夹批大部削弃，另标自己的观点；文后评语，文前简介，都作了大量的更改，几乎变成了黄仁黼自己

的编选、评解。他把李的多年教学评解一律标成小字号，自己的书评改成大字号，显然是喧宾夺主，这种失检的行为，是历来文人所摒弃的。

到了公元1914年，还有人给黄写序，为之吹嘘：“参互众说，逐层评骘，各为‘书后’，以自书所见，议论卓犖”^①。从根本上抹去李云程的功绩，这是胡来的。这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文学研究历史上的一项公案。故决心重编《古文笔法》，恢复李云程原书的本来面目。

关于文笔的见解，大体上是一致的。最早可追溯到孔老夫子，六朝时称有韵之美文为文，无韵的记述应用之文为笔。由于南北朝崇尚藻采声韵，故称为文，到了唐代还有人称韩愈之散文为笔，就是旧习相沿之故。刘勰的《文心雕龙·总术》开头就讲：“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故经典称言，传记称笔。把文学区别为两大类，这是时代的进步。

到了近代，刘师培先生认为：“凡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谓之笔。”^②郭绍虞先生又云：“文——这于纯文学，笔——近于杂文学。”文笔之分，纷如理丝，大体意思，一直相沿至今。

① 见章福记书局，民国3年（公元1914年）的序文。

② 见《中古文学史》。

而在唐宋八大家，他们把文笔混为一体，即文章、文墨、辞章，这无疑给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有人认为散文理论停留在文章学上。事实并非如此，李云程认为文笔是指文墨、文辞、文章，《古文笔法》是指古文中的文章、文墨、文辞的创作方法，并有散文理论上的系统见解。

我们出版《〈古文笔法〉评述》一书，有以下几个目的：

一、弘扬彝族文化，包括古彝文典籍，口碑民间文学，以及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文学，我们目的是恢复李云程文学理论、写作理论的基本见解，及本来面目，以利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彝族文化。李云程的文章写作二十格，这二十种方法，是总结发扬中国文艺理论的基础。因此，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利于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古文笔法〉评述》一书，可以被用来作为当今教育界初、高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参考书，对《大学语文》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三、宣传李云程，也是宣传红河。这东南亚的窗口，地灵人杰。红河有燕子洞、孔庙，元阳、金平的哈尼梯田，红河美景如画。红河的哈尼、彝族文化蕴含深厚；对李云程其人其文的发掘、研究，也可为红河的旅游发展事业助一臂之力。